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十五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監生臣俞光豫

謄錄監生臣劉墡

尚書精義卷十五

宋　黄倫　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無垢曰伐桀之謀主於伊尹而非湯之心也自五進伊尹於桀之後想伊尹之心以謂吾所以委蛇為桀而納之於當道者其無所不至矣而桀於亡國敗家之舉無不争先至於道德仁義日用所當行者一切

視如雠冦決非君四海之資也至民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之言是天棄夏而將改命於湯使桀為此而不知改也觀夫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則天之所以相湯而棄桀者可見矣此所以決然以伐桀自任而不疑若湯之心則猶欲進伊尹庶幾桀之開寤至於鳴條之事誠非其本心故曰予有慚德聖人微見其端故序伊尹於湯之上湯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

乃升取道從陑者從下向上之名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故也　又曰桀有一伊尹而不能用致欲一舉而取之出其不意而聲罪以伐之當如文王之付武王湯未可也葢此時之民如在湯火中如率遏衆力率割夏邑之言此豈可一日待耶伊尹之心以謂急欲救斯民不可使為之備以重困天下也不若出其不意一舉而取之豈得以武王之事律此哉

張氏曰夫自上而下者其勢順自下而上者其勢難

湯之伐桀自陑而升則非地勢之順所以見其勝夏在於人和而不在於地利也

東萊曰叙書先伊尹而後湯者非有他意文勢順耳升自陑或以為出其不意或以為湯得人和不必地利升陑而戰皆不可用謂之出其不意固非謂之得人和亦非王者固仁義之兵然利害向背亦須決擇必是師當行之道夏之可攻處也

楊氏曰商書之首曰伊尹相湯伐桀成湯君也伊尹

臣也君而先乎臣必然之道也臣而先乎君必不然之道也仲尼叙湯放桀也又何先以伊尹而言乎曰兹所以見大聖人立教之深者也仲尼删書斷唐虞以下堯之禪遜舜之大孝大禹之功臯陶之謨益稷之事四岳之職備矣及其叙湯放桀也雖曰義曰權曰救民于塗炭其如桀君也湯臣也曰堯曰舜曰禹皆以揖遜相代而湯始用征伐取天下聖人大懼後世暴未如桀仁未如湯將有假湯放桀為名而利於

已者則以臣伐君自此始矣於是求其所以立教之旨以湯聖人也固不可首其惡也已矣伊尹賢也可屈之以伸教焉故書曰伊尹相湯伐桀是移伐君之誚於伊尹也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

正令汝其曰夏罪其如台

無垢曰湯所有之衆即桀所有之衆也桀所有之衆平時怨嗟之言曰我后夏桀不憂念我衆民舍我稼穡之事而興臺榭池沼之役既使民失衣食之路矣又苛歛横賦而割剥我夏邑之民夫既用民力於無用之地使之失衣食之路矣又復苛歛横賦以割剥之使民憔悴困迫窮不聊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之是君者神之主也民之望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欲而棄天地之性乎此湯所以畏上帝不敢不正夏之罪也

張氏曰夏氏之罪聞於上帝上帝命我以征釋而不征是逆天者也逆天者亡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之伐紂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亦此意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者言商民保湯以自安而夏罪所以不能加故其自言曰夏罪其

如我何固無伐桀之志也然而至公以天下為心故不以私害公不以寡妨衆其肯恤一國之民而坐視天下之罹於凶害者哉此所以歴陳夏桀之惡而告之以必往也

蕭氏曰湯之伐桀也必不廢商民之農時然而民未知後止之期故曰舍我穡事也割正割斷而正其罪也然而湯之伐桀也不因民願乎曰夏民之願而商民未之願也以桀之禍不能及於商民故也

東萊曰天人相去甚遠何以知天命在湯蓋自民心而知之民之心即天心也聖人察民之心歸於我而不可舍故稱王以告衆故知天命之切者莫如民心知民心之切者莫如聖人　又曰湯之德澤及於民者深教化及於民者明䋣之民雖不聊生然商之民陶陶於農畝而不知非化之深者能如此乎䋣為無道而且以為正夏非教之明而尊卑上下之分猶不忘乎至夏罪其如台尤足以見湯之化也蓋夏之民

在塗炭之内而商之民長在於春風和氣中

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

無垢曰衆人受其困苦率皆怠惰疾視其上而不和協至為忿疾之言曰是日曷喪日指桀也謂是桀何時死乎受此困苦皆不欲生予及汝俱并力而死不復以生為樂矣為君而使民如此天下之心皆可知矣疑湯所聞皆伊尹醜有夏之言以其所親見親聞

者告之於湯也桀之凶德如此舉兵其可已乎故曰

今朕必往也

張氏曰率遏衆力者奪民之力也率割夏邑者害民之財也奪民之力則政繁害民之財則賦重政繁賦重則民不聊生此其所以率怠弗協也

東萊曰天下之力當作衆人之事夏王乃聚衆人之力而為一人之事故曰率遏衆力想其多為宫室臺榭男不得耕女不得織皆罹凍餓之患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無垢曰夫民既有予及汝皆亡之言是伐桀者民之心也而湯猶以大賚誘之孥戮恐之使之有所畏慕何也豈此行非民之本心乎曰軍事尚嚴雖此舉因民心行之然而不有賞罰以聳動焉恐於號令之間有所乖違以至敗事不得不為之豫備也

張氏曰湯之伐桀其誓衆士賚必曰大戮必及孥者

蓋賚之大則人情之所甚欲戮及孥則人情之所甚惡也以其所甚欲者誘之於前而使知所慕以其所甚惡者恐之於後而使知所畏夫然後人人各迪其功而罔不用命矣

徐氏曰湯之承夏始變乎常道道序乎變則不能以直行是故協戴商後后之衆而切切於大賚孥戮之間拯人塗炭而有口實慙德之誥特以為上誠之不諭者不足以定其業下情之不盡者不足以赴其功

是以質之以天時示之以卜筮動之以禍福而期乎

終行其志也

東萊曰禹伐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啟

乃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已與

禹不同今湯誓師之辭雖與啟相似而又曰朕不食

言罔有攸赦此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是敬心

愈加之意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無垢曰夫湯伐桀豈本心哉天下之心耳天下之心伊尹之心耳桀既亡矣湯心自有慙德以十七代天子一旦而為旅人湯嘗北面事之今使之至此其心當如之何更欲廢其先王所立之社此忍人所為也不知其先王何罪焉姑存之以見湯忠厚之心不得已之意爾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無垢曰嗚呼桀之不可救也如此夫其師大敗湯不敢廹逐也從之者謂任其所之也此湯忠厚之心也桀都安邑在洛陽西北三朡定陶也在洛陽東南是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乃東南涉河知三朡有寳玉遂伐三朡而取之夫天下大寳也桀既失之矣後有大兵猶不知悔乃區區貪三朡之寳玉而取之以行其下愚不移者歟誼伯仲伯傷桀之不知輕重如此乃作典寳之篇其書不可得而見也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無垢曰桀既奔亡湯心歉然方有慙德顧此情意何暇更伐人之國利其寳玉乎仲虺以湯之慙德見於容止言語之間其心有不釋然者故至大坰作誥以安慰之仲虺乃湯之宰相觀其所誥忠厚廣大亦豈尋常之流哉　又曰古之作誥不分君臣第於會同有說者皆謂之誥也

東萊曰湯伐桀而歸至於大坰未至於亳方在中路

間仲虺欲作誥不待至亳而中路便作者湯既伐夏其愧怍之心赧然發於胸中若不便作誥以消散之則是過而不化必有害於初政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無垢曰方未伐桀也天下之心第是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如行湯火中惟恐桀之不早逝也及桀既奔亡湯既為主天下之心則又焦然不寧曰吾有夏之民

也今主天下者誰乎吾臣子也今君父奔亡不知何所往乎越在草莽得毋有暴露憔悴之苦乎所以至此極者其誰之咎歟此天下皆有慙德也湯心尤甚焉者湯為之主也堯舜以來以揖遜相傳至后羿以篡弑壞之今湯又以戰爭壞之以戰爭壞之可也為臣子逐其君父偃然奄而有之不知尊臨百官號令天下其心得無慙乎

張氏曰湯之伐桀上應乎天則仰不愧於天下順乎

人則俯不怍於人矣俯仰無愧怍而曰惟有慙德者蓋承堯舜禹揖遜之後始以征誅而有天下恐天下後世以已藉口而稱亂此所以不能無慙也非可慙而慙之豈非躬自厚之道哉

王氏曰湯未伐桀之時勇以伐之既伐之後乃有慙德此其本心寛厚不得已而伐惡以救民故伐畢乃慙亦如人之可罪而撻之及其撻之則又悔之皆寛厚之意也

孔文仲曰無過者湯之事也慙德者湯之心也四海之内家怨人怒願與其君偕亡則民之疾苦已甚而天下之勢危弱極矣以湯之聖其視天下之民如慈母之於孔子葛伯殺一饋餉之童湯猶且慨然徂征况桀之甚惡而民之無告其忍坐視天下入於陷穽愕鑊而不救哉此其必至於伐桀者湯之事也雖然上下之分人之所甚嚴君臣之恩古之所尤惜湯雖勇於為天下驅殘除害至於放逐豈誠心之所樂哉此

其所以慙者湯之心也

東萊曰湯非是畏後世議論正恐後世以湯藉口而為亂然古君臣變易者近如有窮后羿亦弑君簒位此事非是湯作始湯何故獨恐後世以湯為口實葢后羿之徒天下皆曉然知其為小人之惡誰肯信之若湯為一代之聖人天下以為聖人既為之則凡欲此者夫何不為此湯之所以恐也

林氏曰南巢地名薛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

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巢蓋桀奔於此湯不殺也湯武之事皆是為天下之民除殘去虐不得已而以臣伐君然湯之於桀也惟放南巢而已至武王則殺受者蓋湯之伐桀而桀避位出奔既已竄於南巢矣於是湯縱而不誅以見其順天應人有𤗼勉不得已之意也至紂之事則異乎此荀子曰武王選馬而進厥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蓋殺之者非周人殷人也以是觀之則是武王本

無誅紂之意而牧野之戰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是紂卒如林之衆以逆戰葢自在行陣之間故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柰何矣於是立其子武庚代殷後葢所以致其惻怛不忍之意是亦湯伐桀之意也邵康節曰下放一等則至於殺矣其意以湯能容桀而放之武王則不能放紂而殺之則降於湯一等失其旨矣王氏曰桀之罪不若紂之甚故湯放之而已是亦鑿說宜以荀子之言為正記曰觴酒豆肉

讓而受惡民猶犯齒祖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古先聖王聲為律身為度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以此救民民猶有流為不善者湯之伐夏救民雖曰應天順人出於不得已而然然以分言之則是以臣伐君以諸侯奪天子之位湯之心雖無所利於其間而其迹則近於利之者故克夏而勝之則甈瓻而不自安誠以為慮其所終而稽其所敝知後世亂世賊子必有以我藉口

而行其簒奪之謀以利之者故忸怩然慙其德之不及古而慨歎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彼其意誠以謂以臣伐君真吾之罪不以順天應人之舉為是固當然者其始終之際一出於誠實内不以自欺外不以欺人未嘗巧為文飾以為解免此所以不失為聖也湯既負其慙德有不安之心矣仲虺於是推明湯之本意以為迫天人之望誠有不得已而不可以已者既以釋成湯之疑於是解天下後世之惑也且如

魏文帝既逼漢獻帝而奪之位乃以受禪為名顧左右曰舜授禹之事吾知之矣其實篡奪而以舜禹之事欺其羣臣人其可欺乎自古亂臣賊子多矣未有如曹丕之無忌憚也湯自以為稱亂而天下後世不以為稱亂曹丕自以為舜禹而天下後世不以為舜禹此君子所以為時中而小人所以無忌憚者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

無垢曰仲虺可謂有高天下之見矣其論民與人主何警絶也非其見在天下之上其能判别如此哉想見其人沉静閲世知治亂之本原置之人主左右必能防微杜漸陳善閉邪真宰相之識也何以言之其論民曰惟天生民有欲其論人主曰惟天生聰明時乂夫民與人主所禀不同豈偶然也皆天賦也天賦多欲乃下民之資天賦聰明乃人主之資不可强也多欲者治於人無人為之防閑則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此所以賴於人主也聰明者治人非人之所治也葢多欲則昏塞無欲則聰明惟天予之聰明非人為之聰明也其所聽皆知其心之所存其所見皆知其兆之所起葢彼自多欲中來吾自無欲中優游以閱之則夫清濁邪正君子小人之情狀其何所逃哉謹於未萌防於未兆進君子而退小人天下自然定矣葢天既生有欲之民亦必生聰明之主此理之自然也桀多欲如此乃下民之資也而置之民上不亡何

待乎

陳氏曰聰明本於性之自然不假於人力勇智發於機之自然自然者定之則清養之則明乃假於人力然不若天生之為絶人甚逺也卒然非人力所能致雖勉强為之則其中餒然而方寸亂矣

張氏曰人生不能無欲欲而無度量分界則爭爭則亂亂而無主以治則攘奪簒弑無所不至　又曰聽之所聞者不過邇言視之所見者不過近事如此則

為人所乂者也烏能乂人哉然則乂民之亂非聰明之主其可乎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

無垢曰多欲則昏桀多欲而昏舉一世之民盡入昏德之中如陷泥塗無能自振如陷烈火無所求生然天下豈有此理哉其亂如此必有治之者矣當其亂時天已生一湯於衆亂之中勇以行善知以明善巍

然為萬邦之表以正天下之羣邪猶衆星之北斗而羣山之泰華也桀其得存乎湯其可已乎如此則湯乃天生為人主而桀乃天生為下民也有一桀必有一湯此理之自然也所以禹之天下桀不能纘紹而得湯以紹之也

張氏曰桀以不明於德是以敷虐百姓百姓莫不罹其凶害而墜於塗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者啟佑成湯使之代夏救民於水火之中而已夫興大功立大

業非勇有以斷則不能不懼非智有以決則不能不惑此天之所以錫湯必以勇智也

史楠曰天生聖人莫急於靖亂聖人奉天莫大於反正甚矣有夏昏德民墜塗炭上天擇其主而託之也錫之大勇俾所向無堅敵錫之真智俾所過無難事表正萬邦之民使之有所宗纘承五服之舊使之有所統故區區以靖亂之事而托之於湯者天意也湯不過率循大禹常行之典奉承上天不言之命反諸

正而已矣天定而天下定湯可得而辭也哉

劉敞曰凡聖王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至於亂者非其德亂也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中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為不道顛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内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

東萊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背其源既已昏濁其流豈能徹清自然天下之民皆在泥塗火炭之中天乃錫王勇智此勇智非外於聰明聰明自其中出者也聰明體也勇智用也自古只有兩件曰智曰勇勇則能行智則能知知如此則能表正萬邦使四方視為儀表而皆得其正纘禹舊服禹之服湯乃能繼其緒以此見得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林氏曰嗚呼歎亂也言民之生有喜怒哀樂愛惡之

欲失性命之情以争其所欲則侵盜攘奪無所不為矣不為之主以治之則欲者必争争而不已則亂也此篇論厥初生民所謂立君以治之之意也柳子厚曰生人之初萬物皆生草木榛榛牧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羽毛莫克自衛必將假物以為用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聰明所服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而無分其

爭必大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其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德又有大者焉方伯連帥之類又就以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說為盡葢所以為之君者惟生民之爭而無以主之則亂故也夫惟立君

以主民之欲而民不至於亂故非天生聰明之主其耳目之聞見足以周知四方之情偽則不足以乂其亂也苟非其聰明足以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則民之好惡哀樂之情抑欝於下而無所上達亦終於亂而已故必天生聰明然後可以乂斯民也天生聰明其聰明出於天命之自然非人為之偽也如秦始皇魏武帝之徒豈謂其非聰明哉然其聰明出於天性而挾之以詐故以巧偽刼天下而服之雖能服之

終亦叛而去者以其非天之生聰明故也王氏云民之所欲至於失性命之情以爭之故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為之主者非聰明足以勝之則亂而已此說大害義理夫所貴乎聖人者惟欲知天下好惡之情而已苟欲勝之則秦始皇魏武帝之聰明而已豈足以已其亂耶仲虺言此者葢謂天生民而立之君凡欲其聰明足以止亂而已令桀之虐斯民也如此已失夫所以立君乂民之意矣又所謂當誅而不得誅也

武王誓師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亦此意也

夏有昏德則非聰明矣非聰明之德則虐用其民矣故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而無有救之者桀之暴虐如此則失其所以為君之道矣桀失為君之道而生民之亂不可以無主也故天乃錫湯勇智智足以有謀勇足以有斷即上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葢惟智足以察斯民之情勇足以拯斯民之命是其聰明足

以乂斯民也惟天以勇智錫湯是其意葢將使湯表
儀天下以正萬國此葢發上文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之義也纘禹舊服玆率厥典言禹以聰明之德
為天所命以治斯民而其子孫弗率以至於民墜塗
炭故天錫湯以勇智表正萬邦者凡欲使湯繼禹之
功從其舊服以率其典常也天命既如此湯其可不
奉若之哉原仲虺之意葢以謂昏德如桀天既棄之
不得而不伐勇智如湯天既順之不得而不順夫有

桀之昏德非湯之勇智則不得為天吏有湯之智勇而桀無昏德則事之而已尚何伐之有哉以如是之勇智又適遭如是之昏德故以臣伐君而不為逆苟為君之昏不如桀臣之勇智不如湯則固不可以為湯之所為矣又何患其以是為口實哉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無垢曰夫人不可無所畏庶民畏父母家相畏大夫

三卿畏諸侯百官六卿宰相畏天子惟有所畏則有所不敢而義理明矣若夫天子何所畏哉所畏者上天而已使人主不畏天則亦何所不敢哉桀謂伊尹曰吾之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觀桀此言則亦何所畏哉惟無所畏故無所不敢玩弄上天借以為從欲之舉晏然以謂豈我之外別有天乎　又曰天無心也以民為心民心煩寃至有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之言則帝用不臧之實可

以民心卜之矣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天式商受命之實也蓋民徯望如此而諸侯又皆歸湯乃天命湯以有天下

東萊曰夏桀昏德不知天之理凡事皆假託天之辭以布命令於下帝用不臧以覆物言之則為天以主宰言之則為帝天以桀為不善而用湯以受命用爽厥師者有夏之民以桀昏迷亦懵然不知道理所在故用湯以開明其衆凡此皆仲虺解湯之慙德先言

天之立君自然道理有夏失德所以亡湯有德如此所以王何慙之有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無垢曰簡忽賢者趨附權勢覬望權勢之心如鷹如犬以陷害君子使桀召湯而囚之夏臺幾不免葢湯在衆亂之中翹然獨秀㒷然獨異若苗之有莠也粟之有秕也羣小疾視誰不欲芟除播蕩之以快其不

肖之心凡從湯之號令以為君子者小大戰戰無不懼乎非辜矧我湯之德日新湯之言日著言行如此四方聽之者聞之者無不稱頌而歸向則湯之迹愈危矣

東萊曰桀之時天下小人成羣見湯之賢則簡忽之見桀在天子之位則附親之此小人之常態當此時肇造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自常理論之則湯邦之人當為苗為粟桀衆當為莠為秕

令小人却看湯人為莠為秕而桀人為苗為粟葢主人不憎盜而盜憎主人其勢未有兩立者

尚書精義卷十六

宋 黄倫 撰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無垢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想見其尊嚴高遠矣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想見其尊賢使能矣用人惟已取人以身也毀譽能動之乎改過不吝急於為善也諫諍有不從乎全德如此宜責人之深求人之備也而克寛以養

天下之善克仁以感天下之心其行之也出乎中心之自然非以聲音笑貌為也所以布大信於兆民久矣

張氏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則聲色所以賊其性者也邇聲色則性為物蔽財猶贓耳近之汚人則貨財所以喪其志者也殖貨利則志為物累惟不邇聲色則視聽不蔽而耳目聰明惟不殖貨利則思慮不惑而心志廣大湯之大德懋昭而聖敬日躋者由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積之而已

温公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賛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盖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增斯謂小人故聞義而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咈者聖人之所尚

東萊曰湯之本原既已澄澈則凡見於事為無不當

理德勉者勉之以官功勉者勉之以賞見其崇德報功不差毫髮也用人惟已者如記所謂取人以身惟本原先正故能以身為度而任天下之材茍吾身自無權衡則何以稱天下之物改過不吝觀顏子可見顏子幾聖者也其過則不貳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林氏曰此又言湯之盛德善政巍巍如是所以得民之心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惟湯武之德既有以聚民之欲去民之惡故桀紂之民皆相率而歸之雖欲牢辭固遜而不可得是桀紂敺民而使歸之非湯武誘民而使來也老子曰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受禪湯武之征伐奄天下之衆而有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天下不以為過者

惟其未嘗有利之之心而無以天下為苟其有一毫利之之心則天下必有不服者豈能創業垂統以貽子孫萬世之業乎故仲虺言湯之盛德而首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為言者謂湯之心清淨寡欲湛然不動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則其伐夏救民以有天下果其有利之之心乎不邇聲色言不近嬖寵也不殖貨利言不營財賄也此聖人之盛德至大至剛不為外物之所變遷見於行事之深切著

明者漢孔氏曰既有聖德兼有此行其說失之矣見於所行者是真聖人之德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外別有聖德乎湯之修身行已見於實效者如此其取天下固無利之之心也而又能官有德賞有功與天下同其利也人之勉於德者我則勉之以官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也人之勉於功者我則勉之以賞優其祿廩榮其車服以旌寵之不必共天位治天職也蓋有德者以官勉之有功者以賞勉之各稱其實

而已矣武王之崇德報功亦此也非特此也又能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而不徇一己之私也言用人之言如自己出若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改過不吝則有過必改无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己則善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無不改此又所以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

王氏曰用人惟己己知可用而後用之如此則是果於自任而不從天下之所好惡也王者心術之真大

抵如此改過不吝言已有過則改之無復吝惜若所謂過則勿憚改也用人惟已則善者無不從改過不吝則不善無不改此所以能合并為公以成其大也其發而為政又能寛以居之仁以行之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惟湯之德如上所言茲其所以明信於天下天下信之而欲以為君也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之而已

矣桀之所以失天下之心者惟其肆為威虐故民墜塗炭而莫之拯湯於是時以寬仁之德彰信於天下故天下歸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然湯之所以能成寬仁之德者其本則自於清淨寡欲耶然天下舉不足以動其心故能利與人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茲其所以彰信於天下也蓋撥亂反正以成帝王之業者苟有利之之心則將奪於物欲見利而動惑於聲色貨利之私遂至以私害公不能執其所有以與天下

共其利剛愎自用遂其非而莫之改如此則所施者無非虐政是水之益深火之益熱也古之人有行之者項羽是也漢高祖與項羽當秦之末俱興義兵以除殘去虐較其勢則高祖之不如羽遠甚然而高祖卒得天下羽失之者以高祖之寬仁而羽則惟肆其暴虐而已原其高祖之所以寬仁者無他亦本於此數者之德而已觀其入秦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封秦宮室府庫還軍灞上則其志已不小矣而又

不愛爵賞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好謀能聽從諫如轉圜惟此數者之德皆備于已故其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莫不欲高祖王秦者而項羽之所為則皆反是此其成敗之勢所以不同也以高祖之成帝業者而推之則知仲虺所以推本成湯誕膺伐夏救民之意始於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改過不吝然後繼之以克寛克仁彰信兆民可謂知所先後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無垢曰怨其來晚慶其已來民心如此此天意也

張氏曰民之苦於桀故如墜塗炭之中待湯拯之然後得其蘇也夫草枯魚凍得和氣乃蘇民之憔悴於虐政得湯而蘇亦何異此夫成湯起於七十里而有天下則民仰之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

林氏曰此又言湯既有寛仁之徳彰信兆民矣於是言其弔伐之時為天下之所歸向也湯之征伐葢始於葛其畧見於仲虺之言其詳見於孟子孟子曰湯居亳至后來無罰孟子之時去古未遠必其載籍之所傳者如此是可以發明仲虺之意葢湯之於葛其始也未嘗有伐之之意其祀也則遺之以牛羊既不祀也則使亳衆往為之耕及其殺饋餉之童子然後不得已而伐之其伐之也非以快一時之私為匹夫

匹婦復讐也湯之伐葛既為匹夫匹婦復讐則匹夫匹婦之有讐者莫不願其為之復也故伐葛之後又有十一征焉皆所以復匹夫匹婦之讐也蘇氏曰用兵如藥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此説善矣故其十一征也東面而往征則西夷怨其來之後南面而往征則北狄怨其來之後曰均是民也何為先彼而後我哉所謂怨者與怨慕之怨同蓋望其來而怨其不至非實怨之也言西夷怨北狄怨者孔氏曰舉遠

以言則近者著矣其所未伐之國則怨其來之後其所往伐者則室家相慶曰徯予后久矣我后之來則自此可以蘇息矣所未至之國則怨其不至而曰徯獨后予其所至之國則慶其來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所以責望於湯者如此其切而桀之惡日以滋至民之陷於水火者日以益多湯雖顧君臣上下之分忍而不誅而民之脫於死亡者其迫切之情皆赴於湯湯不得而釋之矣昔楚白公之父為鄭所殺白

公請伐鄭於楚以報父之仇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遂厲劍曰殺子西其意蓋以吾讐也子西有可報之道而不為我報則讐在子西矣桀為斯民之所讐斯民之意以謂惟湯之寛仁可以救吾垂絶之命於水火之中故彼征則此怨此征則彼怨茍使湯安然自顧其私而不肯狥大義以救斯民則民之愁怨反歸於湯矣故寧

使已之有慚德而不忍失天下之望也民之戴商言民之戴我商家而望其拯救葢初征自葛之時已欲其為君以有天下矣非出於一時之偶然乘機射利而覬非所望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無垢曰湯有慙德仲虺致臣子之心忠愛之義以安慰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久存之道也兼弱攻昧

取亂侮亡此必亡之道也今湯伐桀疑犯兼攻取侮之失然而猶有説者因天下之心而吾無所私也
又曰君子獨立小人成羣君子寡助小人多朋其主張扶持全在人主耳佑輔顯遂此蓋欲湯主張扶持不使小人害之也
蕭氏曰君不能待臣則忠者不得盡其心君惡聞其過則忠者無所盡其言是雖有忠臣沉默而不聞也故於忠則顯之良者不為惡者也有以進其志乃能

有成故於良則遂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無垢曰夫懷慙在心則惡念斷絶善路分明使湯以慙之故力行善道以寛之則德日新矣使湯已得天下無復顧憚惟已所欲則志自滿矣德日新則萬邦感之無不懷念志自滿則雖骨肉之親亦不親附之矣

東萊曰聖人之德常運而不息則日新然湯茍以慙

忸之念停於胷中而不化則於德有所雜雜則止止則不能日新葢曰湯於此正當日新其德以大其功業豈可留悪忸之念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無垢曰大德謂廣大不自狹之德也恐其每事如征伐之太過故戒之以建中於民欲其為可常行之道也恐其處事盡如征伐故戒之以以義制事恐其盡變前日不逼不殖之戒故戒之以以禮制心夫湯之

征伐以濟一時之務可也豈可以垂裕後昆乎垂裕後昆必其造廣大之地為可行之事必處事以義理而不任情必處心以禮法而不縱欲可也儻惟一事有悖於此開基創業既已不正子孫其何所不為哉

又曰仲虺之戒所以俟其不懋之後自足之時也恐其自足之時遇事自足而任情處心自足而縱欲故汲汲以子孫為言人之不可保如此也湯且不可保而況其他乎

張氏曰抗之以高明則絶物抑之以卑晦則失已然則中也者其天下之本歟湯之於民必曰建中蓋以此矣義生於心以之制事則事得其宜禮自外作以之制心則心不至縱治外者必以内為之主治内者必以外為之正此内外交治之道也湯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在此道也

東萊曰湯當此正宜勉明大德以立民極豈可嘗留懟慲而不化以怠其業且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古人

論事精詳悉備正如易既言敬以直內又言義以方外制事制心亦如此本原既深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自然垂裕於後世子孫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無垢曰有懋德則不自足故好問惟好問則深體物情每見其有餘自足則無忌憚故自用惟自用則不恤下情故每見其褊狹嗚呼誰知懋德其用乃如此

之大乎孔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蓋人之不怍則無可救藥矣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蓋人而無恥則無復成人矣怍恥即慙德也仲虺前言所以安慰者欲其不自沮也後言所以警戒者欲其不忘慙德也抑揚予奪有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之用非力學者不足以見仲虺之心

東萊曰人以為有道德則敬之非所謂自得惟自得

師則真可王矣謂人莫已若則孤峭特立傲然處萬物之上焉得而不亡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已之善豈有不裕自用一已之能有限豈不為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無垢曰禮者敬而已矣敬則明不敬則昏敬則仁不敬則暴有禮自取植立昏暴自取覆亡天之道昭然如此惟以敬德不敬德為戒慎是以欽崇天道也如

此則無所不用其敬而極其至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愧屋漏不欺闇室明不歉於天地幽不負於鬼神而天命永保矣

張氏曰殖德所以福善除惡所以禍淫福善禍淫天之道也惟能殖有禮覆昏暴所以能欽崇天道惟能欽崇天道則天命可以長享矣故終之以保天命

荆公曰禮者天之經地之義治道之極彊國之本也則人君之所殖孰大乎此

陳氏曰愼厥終惟其始者謂有商之治自今日始不治亦自今日始

東萊曰欽崇天道亦如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欽崇便是天道天道便是欽崇正如尊德性永保天命者永欽崇則永天命也君之德日新則民之德亦日新此萬邦懷也　又曰有禮則殖昏暴則覆天之常也

林氏曰仲虺又嘆而總括其義以湯之始也既能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寛克仁彰信兆民以成其王業

豈有他哉惟慎厥終亦如其始則盡之矣能自得師
以日新其德此慎終始之道也既能慎終如始矣又
能於有禮則封殖之於昏暴則覆亡之以終其推亡
固存之義則民將永受其賜此蓋天之道也天道如
此而我能欽崇則天之所以命我以休歸者可以永
保矣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
之日新其德湯之日新其德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

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是可以深嘉而屢嘆也若賈誼過秦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其意謂攻之可尚詐力而守之必資夫仁義秦以詐力攻之而不知以仁義守之故至於亡此説不然夫以詐力而攻之矣則其所知者詐力而已豈能復以仁義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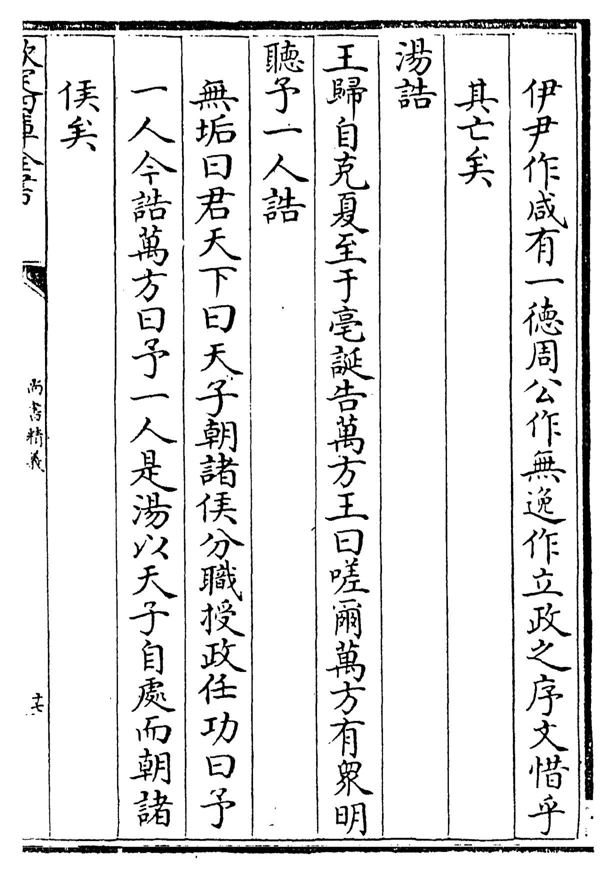
之耶觀仲虺之誥其始言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至於克寛克仁見其所以克夏者以此此篇終言德日新萬邦惟懐以至於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言其所以守已成之業以祈天永命者亦惟如此而已由是言之攻守豈有異勢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咎單作明居

無垢曰湯既歸夏萬方皆來朝賀其中豈有無懋德者俱北面事人今一旦歸心於一方伯使逐其君於

深僻之地而推戴人臣以據其位乃共北面以臣事之能無慙乎湯又以仲虺之言慰安諸侯挽其慙德共轉入於為善之路所謂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歟

林氏曰亳者湯之都也既除桀之暴則不復都夏之故地而必歸亳本其王業之所興湯歸於亳諸侯則皆朝以見新君不可以無告也　又曰馬融曰咎單為湯司空作明居民法一篇大意分明無可序者如



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作立政之序文惜乎其亡矣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無垢曰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令誥萬方曰予一人是湯以天子自處而朝諸侯矣

張氏曰蓋衆不能以制衆所以制衆者寡故稱予一人者所以對萬方有衆言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無垢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受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然天地能生之所以成之者在人主而已矣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使一世率性以行而能各安其道理者非人主有以造化之民其能自至於此哉古之聖王以身教化之以學校

長育之以風俗漸染之使皆不失天地之中而順其常性以歸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也又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墻下之桑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各安其道而不流於放僻邪侈之路豈不盛哉張氏曰人雖有恒性不能自若故順而道之者君也不逆其所有不强其所無因嚴而教之敬因親而教之愛此之謂若有恒性能若有恒性然後能克綏厥猷猷者道也以作則有就以止則有守無非道也天

道降衷於民保而安之者君也使之利其仁樂其義陶陶然歸於日新者此之謂克綏厥猷

東萊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天命之謂性若有常性是率性之謂道克綏厥猷惟后是修道之謂教天之所賦者命人之所受者性子思言修此言綏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無垢曰桀雖為君不知使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之

道而自殘滅其德以作凶暴之威大布虐政於萬方百姓皆失其天地之中而逆其常然之性率遏衆力率割夏邑使民皆不安其生其凶害之及於人有如苦菜之荼蛇虺之毒不可堪忍人疾困極未嘗不呼天者窮則反本也民既不聊生萬口一音俯仰之間號呼天地所謂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為人君而使萬方之民如此不亡何待乎

張氏曰陽為德陰為威威盛而無德以將之非所以

為威也

東萊曰德者人之本有以私欲而殄滅之故云滅威者性之所無以私欲而强作之故曰作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人君者天下之原其勢甚利其君既作威則其酷虐自然廣布於萬方百姓而無一人不罹其惡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無垢曰善即福也淫即禍也此天道之自然者夏王滅德作威敷虐萬方此即惡之最淫者善有感召惡亦有感召糞穢自招蛆蠅梧桐自招鸞鳳非有驅而主之禍者淫之所招淫萌于心禍見于外外之可惡如此則吾心中之所緼蓄盖可見矣細察人事以卜吾心萬不失一是降災於夏者所以彰滅德作威敷虐萬方之罪也天生一桀又生一湯是桀之作淫天固生湯以待之也使桀改過天命歸桀湯不失為忠臣

使桀不悛天命歸湯湯將天命明威亦豈敢以私赦
桀惡乎然則何以知天命明威之在我乎天出灾異
以警桀民心戴商而不回此天命之所在也
張氏曰善者福之所集淫者禍之所加天之道也天
道在於福善禍淫故降灾于夏以彰厥罪則禍淫可
知矣禍福無形灾祥有迹自天而言之則謂之禍福
自人而言之則謂之灾祥於天言禍淫於夏言降災
此其别也　又曰明者言天之彰有德甚明也威者

言天之討有罪可畏也命有德討有罪莫非天命將之者在人而已

伊川曰或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曰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必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東萊曰方天下被桀之虐聳然畏懼若泰山之壓其勢不可支威虐之極百姓共怨以怨於桀一人而告

於上下神祇降災於夏而桀至此亦不可逭天之罰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無垢曰湯之玄牡告天請夏之罪與元聖戮力請民之命豈行陰謀而私一巳哉

張氏曰伊尹以先覺先知之才自任以天下之重是其所以為元聖也湯之伐桀必頼伊尹以為之相故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無垢曰天之於民愛之如子有撫綏之者則以為后有殘虐之者則謂之讐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尊高之稱在史謂之帝在經謂之王今以虐民之故一旦斥逐謂之罪人不復有帝王之稱矣桀謂之罪人紂謂之一夫吁可畏哉欲得天者當得民欲得民者當布仁政使天下之民悦樂而無憔悴不滿之心者

此天與之也其可忽哉

薛氏曰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民所殖亦生不殖亦死

張氏曰草木者天生之人殖之非天所生則民不能殖蓋人非天不能因故也非民所殖則天不能成蓋天非人不能成故也湯之興也天與之民立之

東萊曰聖人知天於未見之先衆人知天於巳見之後孚佑下民蓋聖人知天於先而至此果不失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無垢曰桀在上則天下責望於桀桀為無道積失民心以至於亡今桀既去乃湯在上天下移責望桀之心於湯矣湯自顧放君之罪已布於天下矣使湯能副天心民心則湯庶幾可以免禍使湯偃然以英雄自任上忽天下忽民民心將復思夏之賢君則事又未可知也此皆言湯懋德之發見也慄慄危懼若將

隕于深淵非飾辭也湯之心誠是如此

凡我造邦無從匪彞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無垢曰此成湯懋德之發見也見桀放逐事至於此無可奈何湯雖欲復奉桀為君不可得也徒悵念不善之不可為耳故戒諸侯以無從匪彞匪彞者不法之事也又戒以無即慆淫慆淫者逸欲之事也桀為不法為逸欲以自快耳不謂昔為天子今為罪人昔者以天下為家今者以南巢為避禍之所嗚呼傷哉

不法逸欲之不可為如此惟各守法度以承天之美耳儻或不然事未可知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無垢曰若爾有善我弗敢蔽惟行加地進律之賞使其善暴白於天下胥訓胥效俾萬國咸樂於為善耳此懋德之言也若伐桀之罪有不合天意當在我躬我亦豈敢自恕惟屏息待命以聽上帝擇之察之耳

此亦懋德之言也

東萊曰天之心有善則福之人君在中間或蔽塞之則天之福不得及於善故凡為君者致天之命於民而弗蔽足矣而已之有罪亦豈敢咈天之意而自赦歟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無垢曰斂天下之罪以歸於一身湯方且俯仰進退之間憂惶兢懼之不暇其敢少肆乎

王氏曰此非謙而過厚之辭乃誠然矣天下有罪豈非天子不能治化故然乎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無垢曰忱者信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之意以謂警懼之心言之不盡也使萬方庶幾能信我是言則可以長保社稷倘惟不信其可恃乎顛覆宗社一身竄逐如桀者亦可以為戒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精義卷十七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長春

謄録監生臣南光晟

尚書精義卷十七

宋 黄倫 撰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伊川曰孟子之意云外丙二年者以為外丙年方二歲也仲壬四年者以為仲壬年方四歲也湯方有天下衆心未定乃立幼君其可乎故伊尹舍外丙仲壬而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乃湯之適長孫也

東萊曰湯崩以太丁外丙仲壬皆未立而卒於是乃

立湯之嫡孫伊尹以太甲在喪次便思垂訓乘其初之虚心故也太甲此時其心為何如前雖有驕奢淫佚之行至此必掃蕩無餘而虚心顧諟治道矣此時格以大訓入其心則其聽之必篤雖久而猶有餘力然則太甲既立而昏迷至後克終允德其所以誨而為善皆非淺淺者所可及則其訓之之早故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

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案此篇經解永樂大典原缺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無垢曰孔子之序總三篇之意而三篇之意又各有所主也上篇言所以放太甲中篇言所以歸太甲下篇言告太甲所以為長久計此不可不辨也庸如庸愚之庸謂過惡也思者悔也思庸謂悔過也以悔過而歸亳既歸亳而又悔過是其省前日之非終不已也人之為惡當其迷時無所不至及其既省則過舊

事而必驚思故態而必沮其悔至死而未已也

朱正夫曰放字當作教字伊尹教太甲於桐宫三年

張氏曰太甲既立不明者言其德之昏也夫惟其德不明是以性蔽于内物惑于外是非取舍不中厥理雖湯之典刑猶且顛覆之此所以伊尹放之于桐者將以匡救其惡而已嘗觀伊尹在畎畝之中雖一介之微不以取與于人非其道義雖禄之天下繫馬千駟曾不爲之少動其心則其所行非特足以自信而

人信之固有素矣一旦以其君之不義而放之天下不以為疑大臣不以為異豈非其行義之素信於人者而能之乎

東萊曰放于桐宮自迹觀之尹無放君之理使太甲居幽之義逺朝政而不親亦可也使孔子擯尹之過徇迹而言之謂之無放君之事亦無害於孔子序書蓋聖人以大公存心使千萬世不敢議其非尹處湯没之後遭太甲之昏迷亦不幸之甚何有心於桐宮

之放亦不幸而為是也孔子遽筆伊尹放諸桐非特
足以見孔子至公之心而尹亦非文過飾非之人其
放太甲之事亦公天下為心也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
命撫綏萬方

無垢曰惠順也阿依也衡平也言伊尹有道人君倚

之以平天下也夫倚之以平天下其聰明識慮必有以大過人矣其可不委心聽之乎太甲器質非君天下之才其所思所見迥然與伊尹不相入此所以不順於伊尹也太甲之不順阿衡是不順天命阿衡之心即天命也此伊尹作書所以首以天之明命為言先王無一毫私慾其心常與天通一念慮之起必三省於心而後行此所謂顧天命也一事之變必取正於心而後斷此所謂諟天命也推顧諟之心以承奉

上天下地右社稷左宗廟是於幽明之間上下左右

無所不顧諟其心也心即天也人有是心心有是天

第人未之顧諟耳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

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事天在存其心而

已存即顧諟之謂也　又曰湯之心是與天同矣爲

人而心與天同天下一人而已矣大命不集於湯而

誰集乎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其心紛然爲人慾所

亂日夜自絶於天夫有一人絶於天必有一人合於

天矣況大德者必受命此自然之理也桀之勞民甚矣湯集大命以有天下豈敢有絲髮擾之哉撫綏之而已矣湯有撫綏之心而所以左右此心以安天下之衆者不無望於聖賢也

張氏曰先王於天之明命顧之而不敢忘諟之而不敢違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中以祗肅於宗廟社稷祗者欽之達乎外也肅者敬之存乎内也於上下神祇言承於宗廟社稷言祗肅亦互相備也夫

湯之德足以昭升於上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使湯

足以簡代夏而撫綏萬方也

東萊曰太甲當不明之時自然與阿衡不相順伊尹

欲其善反入於惡伊尹欲其勤反肆於縱自然不順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

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

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

罔念聞

無垢曰伊尹見太甲有欺疑之心所以言我親見夏之先王君臣所以有終始者以忠信相與而不面欺心疑也後嗣君臣所以無終始者則以無忠信之心也不欺者忠不疑者信君欺臣臣亦欺君君疑臣臣亦疑君伊尹言此是其放太甲之兆未萌也然則伊尹何其不幸歟一出則放桀再出而又將放太甲焉此豈美事哉人臣之大不幸者也伊尹亦無如之何

又曰祇爾厥辟者以為太甲宜端嚴尊敬受此君天

下之位不宜輕佻浮躁突梯猜慮如閭巷下俚之態也儻如閭巷下俚之態是辟不辟矣其辱成湯莫大焉伊尹諫戒深切如此則太甲之無君道可知矣

又曰天下之理一念先入其中則他念不入一聞先入其中則他聞亦不入伊尹之言如此太甲所以罔念聞者何也則以庸愚之念先入其中故伊尹之言不念不聞也夫其所謂庸愚者則欲與縱是也其心方得天下將逞其欲將縱其心而苦言沓至如何其

念聞哉
薛氏曰王惟庸者王當申而用之也罔念聞者心不是念耳不是聽也
張氏曰忠信為用而無缺矣忠則不欺信則不疑君臣之間能以忠信相與至於不欺不疑故其心德之同不為讒譖所奪則能有終矣相視君者也君能以忠信而有終則相亦惟終矣其後嗣王則桀是也桀不能用忠信而罔克有終則其輔相之人亦不用忠

信而罔終矣夫君臣之相與所以有初而無終者非他道也葢以不用忠信而已則嗣王之如此不可不戒也

東萊曰伊尹前舉二段好與不好底樣子如此分明嗣王豈得不戒須當敬爾為君之道君不君不特是自辱又至於辱乃祖成湯者伊尹至是忠誠懇切告太甲至如此太甲方且以為常事雖聽伊尹言似若無念聞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無垢曰伊尹意言湯旁求得我以開導汝汝倘不聽是先王之命將失墜於下而汝社稷亦自顛覆而不救矣賢者不聽則聽小人之言小人之言進宗社豈有安固之理乎　又曰惟欲則奢侈無度惟縱則思

慮不審儉德之說所以杜其欲虞機之說所以救其縱惟儉則可以為長久之計惟審則可以應天下之變夫虞之射鳥獸必先省夫矢傅於括括應于度度者所射之物也然後釋然舍去所以百發百中倘惟在此有絲毫不審則在彼有霄壤之遠矣豈有放心蕩意而天下自治者乎然為儉在審必有其要欽厥止則不期儉而自儉率乃祖攸行則不期審而自審此又伊尹指太甲徑路使之力寡而功倍也

史氏曰捨紛華而入枯淡棄芻豢而甘藜藿此人情之所不能安者也前是而後違朝行而夕改始勤而終怠其不能為遠謀者必矣慎之於初而使之無偽懷之於久而使之不易率吾自然之性有加無已此中材之主所當知者也伊尹所以望太甲者如此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無垢曰言未克變是太甲心雖省悟然心不勝欲所

以欲變而未能也伊尹見其未能非言語所能救也當造化以驅除其惡使之一變而歸於道焉此豈小夫淺識所能究其萬一哉　又曰所謂習者乃氣習之習是其生也適禀天地之惡德受陰陽之乖氣其為不義亦性情所不能自已者也使聖人無造化之術則亦何貴於聖人哉其造化之術如何伊尹乘欲變未能之幾乃使不近於弗順義理之人以絶其為惡之萌放之於桐宫以起其悲愴之心容邇先王其

訓以發其仁義之性蓋人之為惡者非有苦楚之則其惡不去先王所以有墨劓剕宮之刑有桎梏徽纆之法以戕其形體以苦其心志不如是惡氣不殞善心不生

王徂桐宫居憂克終允德

無垢曰王未克變言未變非不欲變也力不能爾然而小人在側惡習在前則又忘之矣是欲變之時乃允德也允德者誠心發見也惟徂桐宫居憂悲哀哭

泣以愴其心衰絰苴麻以慘其氣茹菜食粥以沮其驕則前日欲變之心曠然大明矣是不徂桐宮不居憂慼則前日欲變之心不能終也既終允德為何如哉乃知成湯之心乃見伊尹之用乃愴昔時之失路乃喜今日之自新形色言語一皆順理動容啟處一皆不變伊尹之功其大矣哉

張氏曰人性未嘗不善其所以不善者非性之罪習使之然耳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太甲之所以

不義者習以成性而已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無垢曰太甲元祀十二月朔即位至三祀十有二月朔是三十有六月矣此以知太甲雖服闋猶在桐宮也至三祀十二月朔乃商家正月朔也然後奉之以歸

東坡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

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為法受惡曰此我之所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若我何此其為病與慙均耳聖人以為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為之以為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為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王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無垢曰前日天下失太甲皇皇然惟恐無君正以兩貴不能以相事兩賤不能以相使是民非君無能相正以生也此言天下之心也前日太甲在桐宮形單影隻無有親附四海之内其誰與歸是君非民罔以辟四方也此太甲之心也今太甲復歸朝廷天下知有君可依自此方有生路其喜為何如太甲知民復歸往于我自此吾得以號令天下其喜為何如是伊

尹一舉既消天下怨怨之心而生其愛君之意　又曰聖人以人合天不委於天以義斷命不委於命聖賢第知人事與義理而已安肯少假于造化使其自治自亂而一委於天命乎伊尹之意以謂太甲不悔過是天意不佑商家也今既悔過乃天眷佑之意未已此亦開慰太甲之意爾聖賢所學方欲造化天地豈有一聽於天命之理乎

張氏曰民得君則治安非后則無能相正以生矣君

得民則可與守邦非民則無以行法於四方矣君民之相須也如此此則太甲方其不明於德伊尹營桐宫以放之及其克終允德則伊尹以冕服而奉之其放也其奉也伊尹豈容私意於其間哉盡其愛君之誠以聽命於天而已此嗣王之克終厥德而伊尹所以歸之於天也

東萊曰民非君則强陵弱衆暴寡民無以為生矣后非民則無以為君於天下此見伊尹之心謂君民本

一體不可以須臾離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無垢曰太甲未悔以前善言能聳動之而不能使其深入既悔之後伊尹謦欬嚬笑之間皆注乎太甲心術之内如箭破的如啄受啐其言形動於外蓋天機自然不得而已拜手稽首豈虚為禮文哉誠有不得

不然者爾夫轉不惠惟庸未變之心一旦而為拜手稽首亦可以驗伊尹之所學矣豈特可以驗伊尹之所學善惡之在心其形狀亦可卜也向者惡注乎心使人聞懇切善言其倨傲乃如此今也善注於心略聞善端其尊敬乃如此是善惡外見又可於儀容間卜之矣　又曰自謂有餘者小人之態常若不足者君子之心伊尹前日告戒之幾太甲已得之矣猶自以為不足而渴聞如此是其志豈止欲為悔過之君

而已乎其為善之心何其遠且大也

張氏曰耳之於聲目之於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無非欲也先王以人之有欲於是為度以防之惰其情貌弛其支體無非縱也先王以人之有縱於是制禮以防之欲而無以節之則至於敗度縱而無以操之則至於敗禮敗度敗禮其為罪大矣天作孽則修德而可以禳故曰猶可違自作孽則在已有以致之何可逃乎故曰不可逭太甲以為既往之失雖不可追

而將來者尚可圖之也然則太甲之所以克終厥德豈非伊尹之力歟

東萊曰太甲不明之初視欲與縱為安泰恬愉之地視度與禮反若荆棘束縛然此時惟恐欲之敗度縱之敗禮既明矣乃知度與禮自有安泰恬愉之地欲與縱乃荆棘也故惟恐欲之敗度縱之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言自得罪也天作孽猶可違避如天下水火之災人皆得以逃之至於自身作罪則身自被其害

一身之間何所逃哉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徳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悦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徳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徳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無垢曰人平生立志必有所凖的然後可以成功如人之學射必先設的於彼然後吾正内志直外體審固弓矢手布凖繩足蹈規矩念念於的日日於的時

時於的如此則百發百中矣舜不以堯為的不能成重華之功禹不以舜為的不能成文命之功湯不以禹為的不能成表正之功以至孔子不以周公為的何以集大成孟子不以孔子為的何以傳正統太甲將欲懋勉允德安得不以成湯為的視乃厥祖蓋使視之為凖的也　又曰太甲前日縱欲時則忽祖宗忘臣民所視者皆目前之快而不為萬世之計所聽者皆淫逸之言而不知仁義之説是孝恭聰明皆為

縱欲所昏矣今既悔過縱欲已除如浮雲開而白日自皦塵垢去而軒鑑自明孝恭聰明盡皆發見以奉祖宗則此心為孝以接臣民則此心為恭所見者高遠不與凡俗同是此心為明矣所聽者仁義不與巧佞合是此心為聰矣

東坡曰顏淵問仁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視聽期於聰明而已何與於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是禮也何與於仁曰視聽不以禮

則聰明之害物也甚於聾瞽何以言之明之過也則無所不視抉人之私求人之所不及聰之過也則無所不聽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或行焉此其害豈特聾瞽而已哉故聖人一之以禮君臣上下各視其所當視各聽其所當聽而仁不可勝用也

史氏曰人臣以勉君為訓則必論修德之方人君以成憲為能則必有為德之效昔伊尹既復政厥辟懼其弗克厥終諄誡之辭何其至哉謂孝恭聰明之四

德皆成湯之所常行也吾能勉其未至先世易忘奉之則思孝卑下易忽接之則思恭遠者蔽而難察視惟用其明德言苦而難入聽惟用其聰易者不以為易難者不謂其難惟先王成憲是傚然則豈惟措人君於無過之地哉成德之效為人臣亦與有榮焉爾張氏曰治天下國家之道者未有不自其身始此伊尹之告太甲所以先言修厥身也能修厥身使允德協於下然後可以為明明后也內足以自信外足以

使人信之者允德也君子之德升則上合乎天降則下合乎民允德恊于下者言德之降而下合於民也困則不能以自興窮則不能以自達子者所以親愛之也惠者所以周濟之也困窮者猶子惠之則其餘可知矣惟其能子惠困窮此所以得民之心能得民之心此民之所以服厥命而罔有不悅也　又曰高其目而所視者遠然後可以為明下其耳而所聽者德然後可以為聰孝恭足以盡己之性聰明足以得

物之情則王之盛德充實於内而其美不可以有加矣

東萊曰明與聰自有本然之聰本然之明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之能視近而不能視遠以物有以蔽之也惟物不能蔽則能視遠能視遠則本然之明見矣人之所以不能聽德以物有以雜之也惟所聽非物而非禮勿聽然後爲聽德能聽德則本然之聰見矣